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想找到一个人，了却一段情，没想到走了那么长的路……

Aiqingliniyouduoyuan 爱情离你有多远

胡新树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爱情离你有多远

胡新树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情离你有多远 / 胡新树 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354—5882—7

I. 爱… II. 胡…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5672号

责任编辑: 何性松 谈 骁

责任校对: 陈 琪

装帧设计: 刘 璐

责任印制: 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5.875 插页: 2页

版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52千字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 contents

第一章	昨日重现	1
第二章	桃花咒语	7
第三章	樱花诗会	14
第四章	大城小爱	21
第五章	高山流水	27
第六章	青春偶像	32
第七章	饿死诗人	39
第八章	你的眼睛	46
第九章	纯情年代	56
第十章	花自飘零	63
第十一章	风情师娘	69

第十二章	男左女右	76
第十三章	食情话意	83
第十四章	吹箫男孩	90
第十五章	国色天香	98
第十六章	文明碎片	106
第十七章	浮华散尽	115
第十八章	冰蓝世界	124
第十九章	荣华岁月	132
第二十章	天堂隔壁	140
第二十一章	海角天涯	147
第二十二章	灵魂出窍	155
第二十三章	大鳄无形	162
第二十四章	寂寞高手	168
第二十五章	无言结局	174

第一章 昨日重现

萧寒又一次坐在了这家名叫“昨日重现”的娱乐酒吧里，尽管昨日的一切已不可能重现，更不可能再回到曾经的“天堂隔壁”了。

萧寒决定同阿婉见面，然后和她一起离开这座城市，离开这座记载着自己爱恨情仇、苦辣酸甜的城市。

阿婉，几年没有见面了，你同从前一样吗？我们彼此还能够接纳对方吗？

萧寒坐在二楼临窗的位置，看着杯中的碧螺春，表情突然凝重了起来：茶叶缓缓舒展，摇曳沉浮间仿佛在演绎着人间万象，进入了禅的意境。

这是一个大约二十五六岁的青年男人，眉宇间流露出几分英气，忧伤的眼神里透析出的沧桑感同年龄很不相符，再加上一身考究的衣着，更是有种让女孩儿们痴迷的稳健和成熟。

“先生，能请我喝杯酒吗？我想陪你聊聊。”一个打扮妖艳的女孩说话间就坐到了萧寒的对面，双眼放出火辣辣的光芒。

“对不起，小姐，我在等我的女友，请原谅。”萧寒怔过神后就向她摇头以示歉意。

“先生，我……”这个女孩子故意做了几下自认为很妩媚的动作，就用手把胸前衣服上的拉链扯开了。两个光鲜可人的乳房



猛地凸了出来，显得非常夺目。

“马上走开，在最短的时间内！否则，我要叫非礼了。”萧寒说话间表情异常激动。

“神经病，你这个不吃腥的猫！”这个正欲卖弄风骚的女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局面吓得落荒而逃。

两人简短的对话引来了一些邻座顾客的侧目和议论，有人甚至发出了轻微的嘘声。

萧寒呷了口茶，然后看了一下放在桌面上的传呼机。在这个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里，人们也太喜新厌旧了，曾经多么时髦的连接情感的通讯工具呀，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被丢到了历史的角落里。送给我这部传呼机的苏瑾——恩师鲁明达的太太、自己母亲学生时代的姐妹、父亲的初恋情人、更是同自己度过了无数个销魂之夜的女人，你还能够再一次地发来消息吗？

还有梅姿，这个已经同自己有了婚约的女孩、这个和自己青梅竹马的女孩，一头扎进都市的丛林里后怎么就再也没有了踪迹呢？难道你不留恋咱们一起长大的那个极富诗意的小山村吗？那里有随着季节的变化而生长出的种类各异的花草，山谷和溪水边还能再次回荡起你的欢声笑语吗？

林菁，走进我生命中的第四个女人，这一个加速了我成长并又使我灵魂差点毁灭的著名主持人，是你成就了我的辉煌青春，也是你让我名誉扫地，而今却在看守所里接受盘问并被拘留了起来，我到底应不应该去看看你呢？还有那个关于“樱花诗社”的秘密！

骆驼，自己走进大学后最要好的同学、和自己一起创业的兄弟，一个浪荡善良的南方小伙儿，正是你谱曲的天才，我们乐队的歌曲方能如此地流行，而今你却躺在了黄河古道边的简陋公墓里。我可能要永远离开这座城市了，请你原谅。我见到阿婉后会和她一起看你的。你不是喜欢黄河、喜欢音乐吗？那就慢慢地融入滚滚的黄河水里吧，成为了她跳动的音符后也就永恒了。

白薇薇，昔日名噪一时的“天堂隔壁”的专职女歌手，“荣华岁月”乐队的首席女唱将，一个骆驼深爱着的女人，更是被我的父亲包养着的女人，正是这种复杂的身份才酿成了一连串的悲剧。

凌一冰，一个曾经的流浪艺人，自己和骆驼拯救了他生命的

云南仔，一个被枪决了的毒枭的儿子，没想到苦难的经历带给他的竟是变态的心理。一个如此丧尽天良道德的阴险人物，社会身份却是一个慈善家和杰出艺人。

母亲，那个把自己带到这个世界上的女人，为了一份近似于缥缈的爱情居然远离都市的文明，独守在偏僻的大山深处。当可供骄傲的如花容颜被岁月侵蚀风化后，永远睡在了芳香的泥土里，枯冢中的灵魂是圣洁还是悲哀？也许散布在她坟墓上的花草最清楚。

父亲，那个给了自己生命的男人，那个崇拜英雄的男人，那个被日本商人从小资助并有着日本武士道殉情意识的男人，那个叫萧峰的男人，那个和自己一样手掌里长着四道感情线的男人，那个一生也注定要命犯桃花的男人，也许你怎么也不会事先预料到，是你的亲生儿子把你推到了危险的边缘！谁又让你选择这样的人生呢？

从落后得近似于原始部落的伏牛山深处成长为一个优秀的都市青年，整个过程是多么辛酸，付出的代价又是何等地沉重呀！我能再次成为青年才俊吗？我还有那种创业的激情和豪迈吗？上帝真的要还给我一度消失的爱情吗？

萧寒想着想着，泪如泉涌……

“萧寒……呜……呜呜……”一个女孩的哭声把萧寒从回忆里拉了回来。

“阿婉……阿婉……”萧寒也哭出了声。

两人目光对视良久后，就坐了下来，面对面地坐了下来。

“你变得更成熟了，更像个男子汉了。”阿婉先开口打破了短暂的沉默。

萧寒没有吭声，嘴角边却露出了多日来少见的笑容。

阿婉依然是那样的漂亮，那样的性感，睫毛好像也长长了很多，纤细的腰肢里透出她特有的典雅和秀气，使人更加意乱情迷。

“几年了，你好像故意回避着似的，我给你发了很多信，你从来都没有回复过。”阿婉的语气里带着一些指责。

“你走后，我已经不再上网聊天，信箱也就没有打开过。我有我的原则，那时候，我是一个来自贫困山区的穷小子，我没有资本去爱，我更不想误了你的幸福……”萧寒的声音越来越小。



“我知道是爸爸伤害了你的自尊心，一切都过去吧，让我们重新开始，行吗？”阿婉用眼睛直直地盯着萧寒。

“我……我已不再是一个干净的男人……”萧寒抬头看了一下对面的阿婉后，泪水又涌出了眼眶。

“我不在乎网上怎么评价你同林菁的事情，那已经成为了过去，我不也差一点嫁到美国吗？当一个女人真正面对到来的婚姻时，她才会用心去想爱情的。”阿婉哽咽了起来，“我爸爸也是因为林菁而成为阶下囚的。我不愿再提起她，更不愿再提起我的爸爸，那个曾经贵为副市长的男人。我已经厌倦了这个曾经生我养我的城市，尽管我离开它几年了。让我们重新开始，重新寻找未来行吗？”

萧寒使劲点了点头，泪水又一次涌了出来……

酒吧内响起了熟悉的旋律，又是那首流行歌曲《真爱不是绕来绕去的阳光》：

有过一段难忘的美丽
曾经固执的太阳照着生性固执的你
而你说：
太喜欢黑色的暴虐
发泄虚妄的心迹
有过一段幽深的痴迷
我叹息着太阳的叹息
而我说：
太怀念明亮的生活
话说沉醉的记忆
你跳出一处黑暗又跳进又一处黑暗里
却为什么憔悴不堪
却为什么暗自哭泣
却为什么依旧坚贞不移
你已不配得到坚贞的颂歌
永远地去吧，对你的梦想
永远地去吧，昨日的风
当转来转去的阳光终于懂得了悲哀
该来的是独立的性格
当彼此温暖的爱熟成了八月的微笑
该来的是正确的生活

这首忧伤的情歌唱响了大街小巷，也唱出了很多年轻人的心声。几年了，没想到还是那么卖座。

作为词作者，萧寒因为这首歌曲而获得了至高的荣誉。现在甚至连一点欣慰感都已不复存在，可能是因为这首歌曲的背后隐藏的故事过于凄凉的缘故吧。

萧寒向服务生要了两杯不加糖的咖啡，也许只有这种淡淡的苦涩才是现在的真实味道。

阿婉会意地朝着萧寒微笑了一下，更加相信了彼此间存在的默契感。

歌曲应客人的要求被反复地播放着，阿婉也听得入了迷。

突然，酒吧内发生了争执，两拨看似势均力敌的人群还是打了起来，双方人员不停地撕扯着，瞬间两层楼内一片混乱。

酒吧门前的停车场上迅速增加着各种车辆，行色各异的人从车上跳下后分别加入到了对峙双方的阵营里。

惊慌中的阿婉把头扎在了萧寒的怀里，就像受到了惊吓的小兔一样躲避在安静的港湾里。

看着眼前这一幕，萧寒想起了林菁的口头禅“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需要有能量的”。回想一下没换老板前的“天堂隔壁”酒吧，好像从来没有事端发生。莫非背后隐藏的也是一种叫“能量”的东西？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林菁因为“能量”过大而放倒了大批拥有大能量的人，而昔日“天堂隔壁”的幕后主人也因为被人发现了自身的巨大“能量”不得不将其转手。现在的新主人更是渴望前任老板经营时的辉煌业绩和能量，而将酒吧的名字叫做“昨日重现”。可昨日还能够“重现”吗？

酒吧门前的街道上响起了警车的声音，挑衅双方的打斗也戛然而止，并开始踉跄地撤离。一片狼藉的现场瞬间恢复了平静。

萧寒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次酒吧里的闹事会同自己扯上关系。激起双方冲突的那首《真爱不是绕来绕去的阳光》是自己写的。原来矛盾的一方坚持要反复播放这首歌曲，而遭到了另一方听众的反对。矛盾的激化并不需要太大的理由，关键是想求得心理的平衡。好比一段感情，蓄藏在内心深处会成为永恒的经典，讲出来可能就是一堆思想垃圾。但人的本性就有一种传播的欲望，这可能就是造成书店里情感小说泛滥的直接原因吧。

这首歌曲里的人们都去了他们自认为应该去的地方，而一些



旁观的听众却正在曲解着它的真正内涵，也许是另一种感悟吧，各取所需。

“还记得古龙那句话吗？人生在世就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厮杀搏斗，只要有人就会有江湖，人就是江湖。”萧寒待一切平静下来后对靠在自己肩膀上的阿婉说道。

“嗯！”阿婉轻轻点了点头，表示认可。

“现在除了金钱和爱情，我已一无所有。咱们一块儿到南极，行吗？我要同你在那里举行一场婚礼，让企鹅列队相迎，并做我们的伴郎伴娘，在冰天雪地里让两颗受伤的心冻结在一起，宣誓爱的永恒和圣洁，从此以后就开始远离红尘，写诗作画。世界就是我们的家。”萧寒起身拉着阿婉的手，道，“走吧，下午办完咱们预计的事情后，就准备出发。”

“好吧，你到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我愿意跟随你到海角天涯。”阿婉做了一个调皮的鬼脸，就挽着萧寒的手臂，仿佛又回到了纯真的校园时代。

萧寒和阿婉走出这家酒吧后，很快地消失在了滚动的车流人海里……

第二章 桃花咒语

夜幕已经拉了下来，曲折的山路在黄昏来临的时候显得更加悠长。整个荒山野岭异常静寂，一阵凉风刮过，路边的植物沙沙作响，使本来人迹罕至的山间小路上更多了几分凄凉。

萧寒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这条通向外面世界的小道上，背上扛着几十斤重的行囊，发出一串叹息声。

“萧寒哥，你一定要珍惜这次读大学的机会，我会在家等你的好消息。”梅姿看着步履蹒跚的萧寒，不，应该是未婚夫，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如果不是高考前因自己在学校酿成的错误被化解，险些毁了男友的前途。

年轻人的爱情就像一扇窗玻璃。你在外面看她，她在里面看你，为了看清对方，两人就拼命地靠拢，结果弄碎了窗玻璃，还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疤。

“梅姿，我应该向你忏悔，是我的一时冲动害得你失去了读大学深造的机会，我真该死。”萧寒从肩上卸下沉重的行囊，又无声地摇了摇头。因为他深知读大学对于贫困山区的孩子而言意味着什么。

“萧寒哥，不准你说这些不吉利的话。我不怪你！”梅姿说着，便依偎在刚停下来小憩的男友身上。

萧寒仔细地端详着面前这个同自己青梅竹马的女孩：十七八岁的样子，面颊间带着些许桃花般的粉红，略有几分羞涩，

那副鹅卵型脸蛋让人顿生怜悯之情，那双带有挑逗性的黑色眼睛则让正常男人看后会产生犯罪的冲动。

萧寒是一个正常的男孩子，而且血气方刚，也许连他自己都无法弄明白为什么猛然间就从胸中产生一种难以扑灭的欲望之火。这些年来，他一直将梅姿看成妹妹或哥们儿，几乎就在进入高三后的一年时间里，她好像变化了很多：高耸的乳房，自然的笑容，带有挑逗性的眼神，还有走路的姿态。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诱人，走在校园里总能引起不怀好意的男生们的侧目。

“萧寒哥，前些天村里来了一个算命的，他说我和你妈妈一样是红颜命，会准吗？”可能是陶醉在了两人相依相拥的意境里，梅姿显得语无伦次起来。

萧寒没有做声，一副生气的样子。

梅姿紧紧地挽住了萧寒的脖子，酥软的身体贴在他的胸膛上，这显然是一个很大胆的动作。像触电一样的萧寒瞬间冷却了下来，鼻孔里多了几分女人淡淡的清香。

九月的伏牛山脉俨然一幅山花烂漫的情景。在这深秋时节躲在丛梗里的夏虫和鸟雀依然拼命地鸣叫着，好像在演奏着一首爱情的挽歌，世间万物都沉醉在了这种氛围里。

萧寒用手轻轻拨开梅姿的上衣，嫩白的肌肤就像清澈的泉水一样泻了出来，在微弱的月光下波光闪闪的。今天为什么会如此大胆呢？难道经过一次简单的订婚仪式后，这个女孩就真的成为自己一生一世的女人了吗？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我能给她幸福吗？萧寒此时的头脑里乱哄哄的。可能是成长环境的缘故，萧寒自认为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男孩子，在一个父爱缺席的家庭里，萧寒从小就养成了刚烈的性格，但又显得略有几分文雅，可能是长期受做小学教师的母亲的熏陶。

萧寒的双手像蛇一样轻轻地游走在梅姿嫩白的肌肤上，仿佛一个勘察队的老专家小心翼翼地寻觅、探索着潜在的矿藏。起初，梅姿还有些羞涩，当萧寒的双手停留在她的胸前时，她也屏住了呼吸，心跳开始加速，很自主地把萧寒揽得更紧了，并用力去撕扯他的衣服，如同一只发现了猎物的豹子，正处在饥饿的觅食状态。

上帝在缔造万物的时候，就故意给男女之间设置了一个屏障，看似一张薄薄的轻纱却让彼此望眼欲穿，并且在遮遮掩掩中

留下更多的神秘和窥探的欲望。

就像一只脱缰的野马，萧寒驰骋在欲望的原野上，更像一个复仇的武士，萧寒带着一股杀气跨越了一个个障碍物，自由自在地畅游在荒芜的领地上。

梅姿的胴体半裸着暴露在了萧寒的眼前。对于这个女孩的身体萧寒是再熟悉不过了，在襁褓里的时候，两人就开始光着身子嬉戏，只不过那时候没有什么杂念罢了。正像一位艺术家所言，女人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件绝伦的艺术珍品，完美得无需雕琢，也难怪不少画家常拿女人的裸体来临摹。而一些有姿色的女子更是自愿成为画室里的样品，搔首弄姿，一直到为艺术和艺术家献身的境界。

随着梅姿一声倾国倾城的叫喊，经过一路跋涉以后，萧寒这个迷航的小舟终于找到了港口……

风浪渐渐地小了，梅姿的呻吟声也缓缓停了下来。年轻彪悍的舵手将小舟驶向避风的港湾后也困惑了，疲惫了，靠在岸边甜甜地睡熟了。

当萧寒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看见梅姿正在盯着自己发呆。面前的这个女孩此时显得有些憔悴不堪。头发蓬乱地甩在肩后，双眼分明噙着泪花。不难看出她的内心世界是相当复杂的，这种潜在的东西已从其表情上流露了出来。腿下那片殷红的血迹在明净的月光下斑斑点点的，很是清晰，很是刺眼，慑人心魂。

“萧寒哥，依咱山里人的规矩，从今天晚上开始俺就是你的人了，希望你永远都不要忘记回家的路。”梅姿哽咽着再次依偎在了萧寒的怀里。

这个像自己妹妹一样的女孩，真的同自己在前世就注定了今生的姻缘吗？萧寒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里。

在萧寒的世界里，仿佛一切都是一个谜。他从小就生在一个残缺不全的家庭里，没有兄弟姐妹，也不知父亲是谁，甚至连个血缘相近的亲戚也没有，最多只能感受一下邻里乡情。与萧寒相依为命的母亲几乎是十里八乡的一个传奇人物，在乡亲们眼里，这个带着神秘色彩的女人简直是个天外来客，各种流言蜚语也被传得沸沸扬扬……

依然是一个晚秋，一个十八年前的晚秋。

蔓延八百里的伏牛山，这个季节是相当迷人的。漫山遍野都



是成熟的景象，各种山里的果实挂在枝头，笑嘻嘻地面对耕犁的山民，仿佛诉说着收获的喜悦。在改革浪潮汹涌得像洪水一样冲击着中国版图的角色落时，在这座大山深处生活的人们还在传承着几千年来老祖先们的生活习俗，仿佛与外界的一切都已隔绝，恍若生活在一个世外桃源。

那一天的桃花村零零星星地飘洒着雨水。

村子后面的小学操场上聚集了许多村民，大家一起讨论是否接纳这位特殊的女人加入村子。村长身边站着的女人看上去有二十多岁的年纪，浅绿色的职业套装充满了都市气息，微微挺起的肚子证明她已怀上了孩子，显然背后有着非同寻常的秘密。

那个在众目睽睽下挺着肚子，有些来路不明的女人就是萧寒的母亲。那时候的萧寒还在母亲的胎盘里熟睡，当时的场景也是十几年后萧寒从乡亲们口中得知的。在桃花村生活的十八年里，除了知道这个像逃荒避难一样的女人被称为武老师外，萧寒同乡亲们一样对母亲一无所知，更不要说从其身上看到什么有关她身份的蛛丝马迹了。

萧寒出生后就跟着母亲居住在村子后面的小学校里，一直到考上镇里的中学为止。

在萧寒的记忆里，母亲始终是沉默寡言的，很少同周围的人搭话，也只有在课堂上和学生们在一起时才显得活跃一些，而这种机械性的授课只不过是职业，或者说是生存的需要罢了。

很多年后，长大成人的萧寒在内心深处始终对桃花村怀着一份感恩之情。若没有那些朴实憨厚的山民的无私帮助，萧寒恐怕也不会那么顺利地来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尽管这个世界是那么多灾多难。

关于萧寒的故事，一切都应该从他的童年讲起。

萧寒童年时代的环境，很有些金庸武侠剧的味道。虽然没有刀光剑影，但就萧母的性格而言，还是把家看成了“绝情谷”。

村后面那所有些破烂不堪的小学校是一所石条、石桩堆砌成的院落，院子里还残留着一些清末民初的痕迹。据说在解放前这里曾是一个地主的宅院，后来被改制成了学堂，一直沿用了几十年。

萧母是一个勤俭持家的女人，还喜欢养些奇花异草，将杂乱的宅院收拾得井井有条，很有一番生机。

萧寒在三四岁的时候，就发现了家中的缺陷，于是就问妈妈自己为何不像其他小朋友一样有个爸爸。每每此时，萧母的脸色就显得非常难看，并总是表现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随着年龄的增长，萧寒也逐渐明白了事理，唯恐惹母亲生气，就很少再问起父亲的事情了，并且也习惯了没有父亲的家庭生活。孩子的幻想天性是无法泯灭的。萧寒从小就把父亲想象成一个高大威猛的英雄，并把他默默描绘成心中的偶像，用来膜拜。

在萧寒的眼里，母亲是一位绝美冰冷的女人。每到夏季，母亲在一天之内会换几套衣服，特别是站在夕阳的余晖里沉思遐想的场景，就像一幅浓墨重彩的西洋油画。母亲的这种表情从小便牵动着萧寒的神经，使他坚信她的背后一定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事。

对于萧寒而言，除了母亲外，梅姿应该算是同他最为关系密切的一个女人了。

梅姿是邻居梅婶的女儿，说是邻居，也只是相对村里的其他住户而言，梅家住得与萧寒家所在的学校更近些罢了。确切地讲，萧家是相对独立的，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邻居。萧寒可能受母亲的影响，性格有些孤僻，也很不合群，梅姿是他童年时代的唯一玩伴。萧母也很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小姑娘，并把她看成自己的女儿。

山里孩子的童年没有麦当劳、肯德基，也没有时尚的玩具，有的只是大山的苍凉和纯朴的民风。再者便是流传在民间的谚语故事，星星点点散布在山坡上的古迹遗址，还有清澈的山涧、动听的鸟鸣、香甜的野果和能治百病的草药，这些积淀的原始文化也许就是大自然对人类的真正馈赠。

在桃花村有着一个关于爱情的美丽传说。传说中的朝代已被岁月淡化，故事里的王子曾经在敌人的追杀中躲藏在桃花村，后来爱上了村里的一位姑娘，并许下登基做皇帝后迎娶这位村姑的誓言。结果做了皇帝的王子沉醉于宫廷的享乐之中，早就将誓言忘得一干二净。后来，政权再次出现危机，昔日的王子才恍然大悟，在追忆往事中想起了那位村姑。故事的结尾肯定是王子娶了村姑，从此江山太平，天下也被运筹在帷幄之中，两人更是百年好合。因为出了一位被皇帝看上的女人，桃花村也盛名远扬。



萧寒的经历似乎与传说中的王子有些相同，再加上梅姿水灵、俊俏，显得超凡脱俗，乡亲们也总是把他们两个同那个传说联系在一起。

梅姿很有梅花的姿态，飒爽俏丽、傲然婷立、身段修长，薄薄的嘴唇向上微微翘起，讲话的时候随着那双媚眼不停抖动，让人看后魂不守舍。

有些事情很是出奇，从小就固步自封的萧寒只与梅姿一起玩耍，两人常常在村子里的山坡上流连忘返，没日没夜。

在没有到镇上读初中前，萧寒与梅姿的童年生活纯净得就像从山缝里流出来的泉水。

桃花村在醉仙峰脚下，作为伏牛山的一个分支，这里深受盆地气候的影响，有着分明的四季。

桃花村的居民把家安置在硕大的青石板上，有些房屋的结构就势而造，将带着山药清香味道的泉水引进石栅的院子里饮用，有时还能顺手抓些鱼虾。

萧寒与梅姿在这种环境里成长，自然吸收了不少大山的灵性。

春来秋往，像树木的年轮一样，人也在心灵蜕变中逐渐走向成熟。告别了牛羊，告别了满山的花草，告别了童年的伙伴，萧寒与梅姿携手走进了镇里的初中，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求学生涯。

在镇中读书的三年里，每一学年的生活几乎都大同小异。陌生的学友、像催命鬼一样督促着学生的教师并没有激起萧寒了解他们的欲望。除了梅姿，萧寒感到这里的一切都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

走进高中后的梅姿更像一朵盛开的梅花，将整个校园都感染得清香逼人，使得男生的荷尔蒙四处飞舞，有不少男老师也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作为与梅姿走得最近的男生，萧寒自然成了公众的敌人。读书生活中麻烦不断，时不时的就会与同性之间产生莫名的冲突。也正是这样萧寒才养成了强烈的征服欲。

临近高考的时候，也是高三学生的恋情高发期，梅姿遭到了校园里各路情圣的围追堵截，最终导致了萧寒与几位流氓学生的暴力冲突。作为震惊县城校园血腥事件的主角，萧寒与梅姿连同